

史海钩沉

人与自然

花生情结

◆ 杨书欣

庄稼族中，我对花生尤情有独钟。家乡鲁山多坡岭，地贫土薄，缺乏营养。坡岭之间，一条沙河自西向东，绕城而过。我老家的村子靠近沙河，河滩辽阔，沙多石头蛋子大，同样营养不良。点玉米个儿矮穗儿小，栽芋头叶黄芋头儿少，只能种些花生、红薯之类的铁杆庄稼。这些河滩地冬天随便荒着，谷雨前后，点播春花生。此时，歇了一冬的沙滩地，可着劲儿催促花生开花结果，到了秋天，果实累累，总能给人意想不到的欣喜。

花生是秋收的急先锋。七月刚过，酷暑依然缠身，原野已经拉开了出花生的大幕。接下来，杀芝麻，割黄豆，砍玉米，收稻子，刨红薯，出芋头……秋收陆续登场，浩浩荡荡，热闹非常。

收割秋庄稼，玉米谓“砍”，红薯谓“刨”，花生却配一“出”字。开始不懂，后来才明白老祖宗的聪明。或刨，或薅，土质不一样，收花生的方式迥异。和“出”字相配的，还有出芋头、出萝卜、出白菜，但想想，从土里把果实弄出来，只有出花生，才更加准确传神。太阳升起谓之“日出”，日出气势磅礴，气吞山河，气凌霄汉。出花生时，往往老人孩子齐上阵，满满一河滩人，拉开架势匍匐于地，那阵势同样壮观雄伟，气魄宏大。

老人家通常把花生叫作“落生儿”。方言虽俗，道理却有。别的庄稼，花落了，果实举在头顶。花生的花落了，细长的柄钻进土里，长成荚果，地上开花，地下结果。“落生儿”，加个儿化，不仅简洁逼真，还亲切生动。多一“儿”字，多出了许多品味。在老家，谁叫“落花生”或者“花生”，会有人多瞅你一眼，认为你学城里人，装洋气，人飘到了云彩眼儿里，不接地气。

老人家给花生还送了一个名字：百天老。花生生长期短，成熟快，播种百天即可收获。不像红薯芋头，凌寒傲霜，原野一片肃杀，八月种下的秋萝卜都拔光了，它们还在顽强与寒风抗争。能够赶在秋收的大幕拉开之前就能收获完毕，这也许是老人家喜欢播种花生的原因之一吧。

家乡的河滩地同样适合种红薯，但偏偏种花生的多。我在鲁山的坡坡岭岭之间行走，发现坡地上也是遍地花生。想想也是，花生是经济作物，能换钱，来钱快，更容易养家糊口。往往花生刚被摘下来，还没有完全晒干，收花生的小贩就开着三轮车大街小巷吆喝开了。谁家的口袋瘪了，谁家急于还账，花生是最大的功臣。孩提时，家中来客人，没啥可以招待，端出一瓢花生，再唠嗑就显得亲热多了。客人临走，红薯稀巴烂，也不易保存，送多少当家的都不会说啥。但要是拿个蛇皮袋捧花生，那是喂主人血的，一袋花生够孩子一个学期的学费了。

所有庄稼中，似乎花生用途最广。炸花生米、轧花生油、熬八宝粥、做糕点，哪一样都离不开花生。我自己住的房间里，糕点可以不备，但花生不能没有。这东西，容易保存，不用考虑保质期，饿了就填嘴里几粒，方便快捷。但我小时候，花生是个金贵的东西。出花生时，嘴可以一饱口福。农家人做饭常粥稀馒头少，平时半碗饭，要是抓一把花生当零食，往往轻则挨骂，重则挨打的机会都有。正因为此，冬天围着木疙瘩火，烤着喷香的红薯，倘能再捧一捧花生扔在火坑儿旁边，感觉神仙的日子也不过如此。邻居张伯到我家串门，父亲常撬开一瓶宝丰大曲，端一盘油炸花生米，话说不完，花生米也“叨”不完。我躲在一边，羡慕得只张口水没流出来。

我上初中时，在离家五六里的外村读书。每周临走，我总把扎紧口儿的蛇皮袋一角抠个小洞，抠出一把花生米藏在口袋里。计算着，半天吃一两个，捱到周末，花生米没了水分，填到嘴里，“嘎嘣”一声，成炒豆了。等我参加工作，母亲有次跟我说，幸亏那时总多留一袋花生种，留着给你们偷着吃，要不然，你哥儿几个都该长成黄豆芽了。后来，我能上师范有幸做个人师，也是那两年父亲开垦了几亩的河滩，种了花生攒了钱。想一想，花生于我功劳大着呢。

我熟知的庄稼中，玉米把棒子挂在腰间，稻谷把穗子悬在头顶，芝麻开花，芝麻糊一个比一个高。只有花生，低调内敛，不炫耀，不争宠，开了花，就把果实悄悄埋进土里。你不把土层扒开，绝对看不到它娇小孱弱的身子下面，竟然护着十几个胖嘟嘟白生生的孩子。芋头和红薯也把果实藏在地下，但藏得深，埋得厚，不用钢锨挖、镰头刨，绝对难扒出来。花生却不故作高深，亲切和蔼，即使黄土，也要填满合适，用手一拽，整个身子都抖搂出来。

花生不高傲，不娇气，朴实无华，默默奉献。它选择贫瘠，却生机勃勃。花生和父母的脾性相投，和乡人的性格相近，原来，它是植物中的低调者，是庄稼族中的农民呢。

又到出花生的季节了，看到大街小巷的小贩开着三轮叫卖花生，我不仅对它多了几分敬意。

当那一阵秋风飒飒而起时，张翰就有了“莼鲈之思”。

西晋的张翰是吴郡吴中人，颇有清才，性格放纵不拘，与魏晋名流“竹林七贤”之一的阮籍相仿。阮籍因曾任步兵校尉，世称“阮步兵”，时人亦称张翰为“江东步兵”。西晋时期，文人仕宦生存环境极为逼仄，清流名士要么归附权臣，要么避世归隐。

张翰在齐王司马冏帐下任“东曹掾”，即谋士类属官。初始，齐王比较欣赏他，他也想一展抱负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。无奈，当时“八王之乱”方兴未艾，社会动荡，前途命运堪忧，加上对齐王司马冏的失望，张翰便有了退隐之心。“顾荣兄，天下纷乱，拥有盛名的人，想要退隐都很难。我本来就是乡野之人，性好闲适，早已不求一时之名望。你也要趁早打算，预留好自身退路。”

顾荣与张翰是同郡之人，关系近密。他拉着张翰的手说：“我也很想和你一起退隐，自在的采拾山间野菜，渴饮清泉。可公务繁忙，不得速归，徒有惆怅！”

秋天的园子里花谢花飞，张翰正邀请要好同僚雅聚。几人襟怀大敞，散坐桌间，大口喝酒吃肉。正推杯换盏、清言笑谈之际，一阵秋风平地而生，吹动木叶萧萧，一群大雁人字形从高空掠过，声声惊寒的凄鸣渺渺可闻。

众人一时伤感，宴席瞬间静默下来。张翰

又是一阵秋风起

◆ 阿若

本来设宴，就因心中有所触发，再见得这般光景，不由得百感交集：人生一世应当纵情恣意，何必跑到几千里之外，做一个受拘束的官员，去博取什么功名爵位。

拾起酒杯，斟满，张翰一饮而尽，朗声而言：功名与富贵皆为身外之物，唯有心情舒畅最难。若论中情适宜，不如归去，不如归去！

“秋风一箸鲈鱼脍，张翰摇头唤不回。”翌日，他草就了一封辞职报告，说是想念吴中特产蔬菜、莼羹、鲈鱼，以至于夜不能寐，相思成灾。托人将报告送至齐王府中，张翰随即驾车离开洛阳，奔往吴中。滚滚而起的尘埃中，传来抑扬顿挫的吟唱声，是那首《思吴江歌》：

秋风起兮木叶飞，
吴江水兮鲈正肥。
三千里兮家未归，
恨难得兮仰天悲。

有人惋惜，问他：“卿乃可纵适一时，独不为身后名邪？”

“使我有身后名，不如即时一杯酒。”虚名不如眼前的一杯美酒。张翰的言辞，风扬着西晋文人的洒脱豪放。谪仙人李白由是感慨：“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，秋风忽忆江东行。且乐生前一杯酒，何须身后千载名？”

李白一生纵情诗酒，快意人生，何尝没有五百年前张翰等西晋名士风流洒脱的身影？

公元207年秋风起时，曹操站在碣石山上，

心情像不远处的大海一样，翻卷澎湃。

刚打败乌桓大胜归来，他的心情没有理由不澎湃。

乌桓是北方游牧民族之一，占据着幽州及辽西一带，经常骚扰俘虏汉民。袁绍的儿子袁尚和袁熙勾结乌桓首领蹋顿，屡次骚扰边境，以致曹操不得不痛下决心，采纳“奇佐”谋士郭嘉的建议，攻打乌桓。

曹操亲率大军前往。当时，雨涝道路阻塞，乌桓军扼守要道，曹军受阻。当地名士田畴献计小径以攻其不备之计，曹操设置了一些撤军假象，诈称待秋冬进军。乌桓军由是戒备松弛。曹操以田畴率部曲为向导，率轻骑于崇山峻岭中疾行奔袭。

八月，两军相遇于白狼山。乌桓军队的数量很多，而曹操的主力重兵还在后方，尚未到达前线，身边只有为数不多的精锐。将士们都希望等待后续部队赶上再开战，并对当前的危险局面感到恐惧。

在“左右皆惧”氛围中，曹操果断采纳大将张辽建议，当众将自己所持的麾授予张辽，让其负责临阵指挥。张辽不负所期，率军突击，大破乌桓军队，临阵斩杀了以“骁武”著称的乌桓单于蹋顿。蹋顿将领及名王多人死于阵前。曹军乘胜追击，直捣乌桓巢穴柳城，降者二十余万人，一举平定乌桓三郡。

乌桓大捷后，曹操在北方胡人部落中的威望，已经达到了“北方共主”的程度。收编具有

聊斋闻品

宽窄巷走笔

◆ 吴传玖

在成都这座古老而又现代交织的心脏地带，隐匿着一条时光的缝隙——宽窄巷子。它不仅是网络世界里热门的打卡胜地，更是现实生活中一抹不可多得的风情画卷，缓缓铺展在每一位探访者的心田。

步入这方古韵悠长的巷弄，仿佛穿越了时空的隧道，每一块青石板都镌刻着历史的痕迹，讲述着往昔与今朝交织的故事。宽巷，并不过分张扬其广阔，却以那份从容不迫的姿态，容纳了岁月的静好与人间烟火的温馨；窄巷，则以一种细腻的笔触，勾勒出生活的细密与精致，让人在不经意间感受到一种贴近心灵的温度。

漫步其间你会发现，这不仅仅是空间上的宽与窄在交替变换，更是一种生活哲学的深刻体现。日子，就像这宽窄巷子一般，时而宽广无垠，充满无限可能与希望；时而狭窄逼仄，让人在挑战中学会坚韧与自省。宽窄之间，生活以其独有的节奏，悠然自得地流转着，教会我们如何在顺境中保持谦逊，在逆境中寻找光亮。在这里，自然与人的和谐共生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巷边的老树，见证着季节的更迭与人事的变迁，它们以一种超然物外的姿态，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与过往的行人。而人，也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会了与自然对话，倾听风的细语，感受雨的轻抚，心灵得以真正的放松与回归。

世界与人的关系，在宽窄巷子中得到了最朴素的诠释。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，既渺小又伟大，我们在各自的轨迹上踽踽独行，又在不经意间与他人的人生轨迹相交相错。正如这巷子的宽窄交替，人生的道路也充满了变数与未知，但正是这些不确定，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探索的乐趣与成长的意义。

于是，在这宽窄巷的风情中，我们不仅仅是在旅行。更是在经历一场心灵的洗礼。它让我们懂得，生活本就是一场宽窄相间的旅程，我们只需以一颗平和的心态，去拥抱每一个当下，享受那份属于自己的宽宽窄窄、窄窄宽宽的日子。因此，方能在纷扰的世界中，寻得一片宁静与自在。

强悍作战能力的乌桓精骑，极大增强了曹操的军事实力。

“横扫”与“融合”的乌桓之战，无疑取得了空前巨大的胜利。北方稳固如山，为曹操次年挥戈南下，以期实现统一中国奠定了战略基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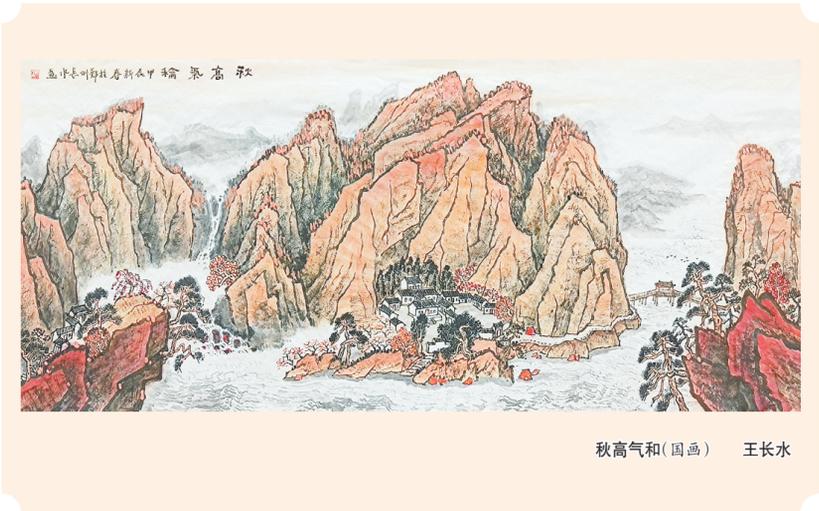
站在碣石山上，想起从谋划，力排众议到远征，再到彻底扫平乌桓，短短几个月尘埃落定。眼前宽广的大海，被秋风吹起层层波浪，惊涛拍岸。一切，在此刻这个胜利者的眼中，都是不可阻挡的磅礴气势：

水何澹澹，山岛竦峙。
树木丛生，百草丰茂。
秋风萧瑟，洪波涌起。
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；
星汉灿烂，若出其里。

以海自比，歌以咏志。碣石高处的曹操身披红色大氅，跨下通体黄白的爪黄飞电前蹄凌空，似要一飞冲天。一种吞吐日月、包蕴星汉的宏大气象舒展四溢，激荡玉宇澄碧间。

又是一阵秋风起，物非人非，风中只影孑然。我有点无所适从，天地悠悠，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风撩起我的衣角，鼓荡撕扯，无限张望无限缱绻。风从何处来，又往何处去，无人知道。抬头望时，海天清冽纯净。风把这个叫秋的季节吹得渐渐地深了。

“漆园傲吏”庄子说：人生如白驹过隙。秋风亦是，忽然而已。



秋高气爽(国画) 王长水

荐书架

《心游天地外》：传达中国艺术的美学精神

◆ 刘伟

中国艺术的美学阐释史上，有三本开山之作：王明生《人间词语》、宗白华《美学散步》、朱光潜《诗论》。近日，一部向这三本开山之作致敬并追随的美学新作隆重面世。“中国好书”作者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顾春芳教授最新力作《心游天地外：中国艺术的美学精神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推出。

《心游天地外：中国艺术的美学精神》一书围绕《红楼梦》美学、敦煌美学、戏剧美学、中华美育、艺术美学、电影美学等六个方面深入阐释中国艺术的美学精神，带领读者领悟中国艺术的根本精神，读懂中国美学的内蕴与神采。书稿中既有《闻香识“红楼”》《了不起的敦煌》《云中谁寄锦书来》《当曹禺遇见契诃夫》《美是心灵的照亮》等美学随笔，也有《京剧艺术的精神品格》《宗白华美学思想的超越与在世》《布莱希特与中国美学》《敦煌艺术遗产与中国美学精神》等学术随笔，作者力求用简洁明了的语言来传达美学精神。

张择端和18岁的天才少年王希孟一样，具有绘画才能，他们都是遇到了宋徽宗这个伯乐才得以一展才华，千古流芳。他们是时代的幸运儿，能够得到当时最高艺术大师“天下第一人”的点拔，这是他们的福分，也是画坛之幸、东京之荣。《千里江山图》展示的是大宋河山的磅礴壮丽，《清明上河图》呈现的是大宋百姓的美好生活。

起初，张择端想要通过科举致仕。虽然他在山东省的“东武”小有名气，能写会画，放到现在适合到单位的文宣部门工作，编写一份内部报刊或者设计制作一些宣传版面，虽不能富贵，却也可以解决温饱，有个稳定的收入。但是，张择端不是那种小富即安的人，他得陇望蜀，他志在京师，他要进军帝国的首都，想在那里创业谋生，毕竟京城机会很多。

于是，张择端就怀揣梦想“游学于京师”。按照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的说法，游学京师不是说到东京城去旅游，它是有特指的。司马光在上书中提到：“国家用人之法，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，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第，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论策。以此之故，四方学者皆弃背乡里，进去二亲，老于京师，不复更归。”“昔者以诗赋取士，今陛下以经术用人，名虽不同，然皆以文词进耳。”显然张择端到京城不是旅游、不是休闲，而是带着考上公务员想成功上岸的理想来京师学习诗赋论策的。也不知道他参加了几次科考，总之没考上，“后习绘事。本工其界画，尤嗜于舟车、市桥郭径，

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裘玉明表示，《心游天地外：中国艺术的美学精神》格局宏大、立意高远，却又处处由细节入手、由小处着眼，研究《红楼梦》美学，阐释《红楼梦》里的生活美学，写得趣味盎然，引人入胜。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张仲年认为这本书“诗思合一，情理交融”。如书中阐释敦煌艺术“音乐性图像”以及“飞天”形象时，灵动曼妙的词句带领读者体验天国幻想：“飞天”手托鲜花，从天而降”“长长的飘带拖曳在身后”“突破了画框的边界”，语言鲜活传神，妙不可言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本书更大的特色是全书围绕着“人”展开对中国艺术、中国美学的追问。樊锦诗、宿白、梅兰芳、曹禺、契诃夫、尚长荣、蔡元培、张世英、宗白华，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，在这本书中得到了鲜活生动的展示，每个人都是那么有血有肉、真实动人。

灯下漫笔

“编导”张择端的起承转合

◆ 刘一玮

别成家数也。”辞赋论策都是有套路的，张择端所学的这些文化课，对他的专业发展非常有利。

我一度盯着《清明上河图》反复赏读，想着他一定是用了文学的手法把一幅画卷画成了一部电影。他或许是采用诗赋论策架构中的“起、承、转、合”来构思《清明上河图》的。起、承、转、合是一种逻辑关系。起初提出问题；承是分析问题；转则是换一个角度，甚至是从反面来进一步分析起所提出的问题；合则是对问题进行归纳与总结。它萌芽于春秋时期，完善在西汉时期。自西汉以来的诗歌，包括宋代定型的诗赋论策都遵守这四个方面的规律。元代范德玠在《诗格》中阐述了他对“起、承、转、合”的认识：“起要平直，承要春容，转要变化，合要渊水。”明代，八股文承继这一做法，使其更为彰显。清代刘熙载在《艺概》中说：“起、承、转、合四字，起者，起下也，连合亦起在内；合者，合上也，连起亦在内；中间用承用转，皆顾兼趣

合也。”

我们不妨打破赏析《清明上河图》长卷传统认知的“三段论”——凤头、猪肚、豹尾——“首段描绘汴梁郊区春光，中段描绘虹桥之景；末段描绘城内外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。”还有自东向西分为三部分——郊野部分、近郊部分和城内部分。

如果用诗赋论策中的“起、承、转、合”来分析会更有趣——画面从东京城的东南部开始，这是“起”，首先映入观者眼帘的是郊外田野，在疏林薄雾中，掩映着几家茅舍、老树、小桥、流水、扁舟。远处一队驮着货物的驴子沿着宁静的小溪向汴河走来。不远处，村落出现了，道路也逐渐宽广。远处有一队郊游者归来，男主人骑马、女主人乘轿，轿顶上还插着新折的柳枝，足见其游兴之浓。轿后跟随着骑马的、挑担的，为全画展开了序幕。

接着，画面沿汴河向西渐次展宽，由村落而至

踏入这片古老的街巷，让人在行走间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，开始细细品味这份独特的韵味。

“宽”在这里，不仅仅是空间上的延展，更是一种心灵的开阔。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，斑驳地洒在青石板路上，两旁的老茶馆、手工艺品店、传统小吃铺，无一不透露出岁月的温润与从容。人们或坐或行，脸上洋溢着闲适与满足，仿佛时间在这里放慢了脚步，让人忘却尘世的烦恼，心境也随之变得宽广起来。

而“窄”，则是一种细腻入微的体验。狭窄的巷弄间，两旁的屋檐几乎触手可及，走在其中，有时不得不侧身而过，这样的亲密无间，让人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温馨与亲近。正如人生中的某些时刻，虽身处困境，却也因这份逼仄而更加珍惜眼前的美好，学会了在有限的空间里寻找无限的乐趣与可能。

宽窄巷子，就像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自然与人的和谐共生，世界与人的微妙关系。在这里，每一天都在上演着宽宽窄窄、窄窄宽宽的故事。有的人在这里找到了心灵的归宿，有的则在这里收获了意外的惊喜。无论是漫步在宽巷的阳光下，还是在穿梭在窄巷的阴影中，都能感受到生活的丰富多彩和生命的无限可能。

站在这宽窄交织的巷口，我不禁沉思：人生何尝不是如此？时而宽广明亮，充满希望与机遇；时而狭窄幽暗，面临挑战与困境。但正是这些宽宽窄窄的经历，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人生旅程，让我们在不断地变化与适应中，学会了成长，学会了珍惜，更学会了如何在不同的境遇中保持一颗平和而坚韧的心。

于是，我轻轻走过这宽窄巷子，带走了一份对生活的深刻感悟，留下了一段难以忘怀的风情记忆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这段宽窄巷子的经历都将是我最宝贵的财富，提醒我要以一颗宽广的心去拥抱这个世界，同时也要在生活的窄巷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美好。

城关，临河的街道两旁布满了餐馆、饮食小店；河里船只往来，首尾相接，或纤夫牵拉，或船夫摇橹，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，有的靠岸停泊，正紧张地卸货。

再向西去，接近虹桥，开始“转”了。河边停靠着许多大型货船。货船周围有的人在紧张地装卸货物，有一组纤夫正在用力地拉着一台大船缓慢地行进。一条大船已经行进到桥下。桅杆放倒，不好过桥，水手们正紧张地与急流搏斗。虹桥上则挤满了人，他们伏在栏杆上，正在围观这紧张的过桥场面。画面生动逼真，仿佛有喧哗之声从画面上传出来。这是画卷中最为精彩的部分，也是全卷画面的高潮。另一个镜头显示这条大船已从桥西露出半个船身，船头上的人表现出安然自得的神色，看来已经安全通过。

再往西去，汴河便转弯出了画面。经过两个十字路口，便出现了一段城墙和一座城门，这是“合”了。这在一般绘画的构图上是很难处理的场面。但是张择端不愧是位丹青高手，他大胆设计、巧妙处理，他在画面上画了一支骆驼队。画面上队首的第一头骆驼已经在城门外门洞口露出了半个身子。这支小小的骆驼队一下子就把被城墙阻隔的空间贯穿了起来。

仿佛纪录片镜头的连续镜头一样，慢慢展卷看到的是一幅连续的画面，情节生动、人物形态丰满、故事扣人心弦。画家的构思匠心独运，实在妙不可言。